

联想在K258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火车经过巩义的时候一阵明一阵暗，抬头往窗外看去才发现是一个个涵洞，巩义多山多谷多涵洞。我看到一个巨大的数层楼高的断山擦着火车往后移，断山延绵数十米，我抬头看着半山腰有陈葱葱的树木，突然觉得在那里挖个洞隐居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很久以前就想过隐居，妈的我才二十岁都开始用很久以前这种词语了，三十岁岂不是要写人生回忆录了。那个时候是刚上初中，提前读了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搞得我心驰神往也想隐居，我刚上初中就想隐居了，那上大学岂不是要立遗嘱了。喔我现在就在去上大学的火车上，庆祝还活着吧。其实仔细想想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想要去隐居，就想过边城中一人一狗一竹筏一小溪的生活。

按理说想要逃避生活肯定是有生活中过不去的坎或者有什么悲伤的事情。可那个时候我才十二岁，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很好，我的老师们很和蔼，我们同学们很友善，我的生活也很简单快乐，天空是蓝的河水是清的，社会也很清明公正，并没有什么挫折能让我黯然神伤，生活地如此幸福快乐正常来说应该享受生活，而不是有不着四六的类似隐居的想法。我没有厌倦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可能只是单纯厌倦那日复一日重复的雷同的，每天都是一个模子一个流程的生活本身。

过了巩义，硬座的难受开始发酵，白天火车上几乎都坐满了人，也没有空座以让我能侧躺一下搭个腿，只能蜷缩在一个四分之一平方米的座位上发呆，不过好在思想可以跑偏。

其实烦恼也有，那个学校给我的压力过大，压制个性的制度让我喘不过来气，那次作文比赛也给了我很大的打击。不过毕竟年幼，隐居的想法到了十二岁半，也就是七年级的下半学期得到了改善。

那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初恋，严格来说并不能说是初恋，因为我并不理解爱情具体是个什么模样的，我只是认为，和她说话能够让我忘却每天雷同的时间。于是我的隐居想象就变成了两人一狗一竹筏一小溪，不过这并不和边城中的桃园生活相违和，毕竟失去了黄狗和爷爷的翠翠也有雉送和天保的青跬。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并不普及，在班里压抑的气氛下说话的机会也不多，于是就只能互相传递纸条来表达心意。于是我写情书，写情诗，写断句骚体汉赋骈文来表达内心朴素的情感，甚至还尝试过八股文和英语，那段日子很是开心，我到现在都记得。这可能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开端，不过它并不能代表我喜欢写作的全部意义。

正因为有了模糊爱情的加持，我不再执念于隐居生活，我发现，与之相遇相识相知相伴，成长结婚组建家庭过着平凡的生活，也是种不错的选择。现在我已经很久不写情书了，甚至许久都没有提笔写字，我们都不再通过信封和纸条传递情感，我们都用QQ和微信，我们用键盘打字，轻轻一点就能发送过去，效率很高，很是便捷，但是没有当时的感觉了。

我仍然认为现在隔空传达实时信息的技术是人类科学的进步，但也是人类情感表达的退步。现在这种快捷迅速的交流我不太喜欢，以前写东西我会提前想很久，即使铺开纸蘸满墨我也会字斟句酌犹豫许久，我把我内心的情愫通过手指传达给钢笔，通过钢笔传达给信纸，每一个字每一行诗都是我情真意切的表达。写的时候我还会想象她看到这个字这行诗的感受，以至于我想象中的她的感受的变化让我不断涂抹修改。这是一件浪漫的事。

当然，如果她有心，那些字那些诗到现在也还可以留着，十二岁的情感在二十岁仍然有迹可循，这也是个浪漫的事情。

思绪随着火车广播的声音戛然而止。广播告诉我两件事，一个是火车晚点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另一个是火车马上就没有电了，将在郑州站停电一会儿以更换车头等供电设备。这也就是说，我原本九个小时的旅程将要被扩充为十二个小时，硬座的难受将要延长，我还要继续蜷缩在角落里几个小时。不过没有关系，思想可以继续肆意飞翔。

上面说过，现在迅速快捷的交流方式我不太喜欢，但这对爱情的方式拓展也有好处，比方说网恋。比方说小王的网恋。

小王对我说他做了一个梦，他左手拿着一枝玫瑰被车撞死了，死在了他网恋奔现的路上。至于为什么是左手拿玫瑰而不是右手而不是用嘴衔着，至于他被车撞死的地点是不是离女方近在咫尺，这些我没有细问。我个人觉得，左手拿着玫瑰被车撞死在网恋奔现的路上，这是种浪漫的死法。

小王说这个姑娘远在广东清远。这是个我没有听过的地名，我认为它很遥远，小王说他也沒有听过，不过他认为距离的长度也能够让奔赴的意义延长。我不置可否。小王曾经在某个深夜

和我探讨过这个事情，那是高二下学期冬季的一个晚上，我问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小王说是通过游戏认识的，很不靠谱吧，尤其还是通过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简直就是离谱。我说，是不是她用的瑶骑你头上了，所以你觉得受宠若惊，然后就在王者峡谷一见钟情？小王摇摇头，他说你想什么呢，没那么肤浅。我心想确实，小王这样具有诗人潜质的人应该是不太会简简单单通过一盘游戏就认定爱情的，是我想的肤浅了。

小王顿了一下，他说，是我用的瑶。

小王说，我们是真爱，我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现在更认定这是真爱，我们每天晚上都聊天，我们有时候能聊到后半夜，我们每天早上都说宝贝早安，她给我陪伴与鼓励，她给我支持与照顾，即使我们没有见过面，即使我们隔了一千三百多公里，不过距离不是什么问题，沿着京港澳高速十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不懂我现在这种感觉，这令我感到幸福。

我说，你这样不行的，你不能把爱寄托于网络上的虚拟人物，爱情并不是你用瑶骑她头上或者她用瑶骑你头上你俩一起冲进敌方野区反野成功或者被反杀的那回事，爱情是现实生活的高阶情感的互相寄托，网络只是给了你一种触及到爱情表面的感觉，也仅仅是种感觉而已。

小王显然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他已经不再和我搭话，继续钻进被窝和清远姑娘聊天南海北了。

小王这样的无动于衷我也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这让我想起了小王之前持续一年半的幻想的无果的爱情。

小王在刚步入高中时和同班同学小赛步入了爱河，说他们步入了爱河只是小王单方面的说法，小赛只是拿他当一个失恋后过渡的工具。小赛在被帅气有钱的前任甩了后难过异常，转头和普通平凡的小王凑近乎，小王当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可能是小赛拿来气她前任的工具，于是小王严肃地问小赛，你是不是在拿我当枪使。小赛一听噗嗤就笑了，看到小王严肃的表情她才意识到不对劲，忙说不是不是，怎么可能。小王说，你最好别拿我当枪使，我起码是个炮，搞不好还是个核弹。小王和小赛都笑了。

后来当小赛过了失恋的难受期，小王的单相思自然而然就失恋了。

所以当小王今晚上和我说起与清远姑娘的网恋故事后，我并没有劝说小王什么，诗人需要遭受些打击，打击才能让他看清所谓真爱的真面目，才能让他避免以后更多的悲伤。后来的事情发展也确实如小王做的那个梦一样，就自然而然和清远没有了联系，所谓的爱情也就自然消亡了。

这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火车广播告诉我，汤阴站，到了。我的思绪这个时候已经混乱。汤阴？汤阴是河南省安阳市的下辖县，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老家，古人称山南水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那么汤阴应该是在某条河流的南面，在某座山的北面，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

停靠在汤阴县的时间未免太长了些，我有些焦灼。座位对面的大爷让我到了沙河站喊他一下，他忍不住要小睡一会儿，我说好。这位大爷在我上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他说他是从成都来的，坐了二十多个小时了。我接话问你是要来河北干啥吗，他说不是，是要回家。他刚从成都的华西医院出来，要回家忙一些事情。

窗外天幕已经黑透，车窗玻璃已经有了反光充当镜子的效果，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描述不清楚是种什么感觉。

旅途时间长的好处就是思绪能够乱飞，在百无聊赖的时间里，可以回忆和展望各种事情。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度过四年，面对着无意义的各种杂事，我似乎又能看到十二岁时所面对的一天天雷同的生活。每个星期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没有什么新意可言，这个年纪病致化的那些娱乐我并不喜欢，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少地展望未来。

没有了展望，只剩下了回忆。大学的生活似乎是能够一眼望的见头的，千篇一律，重复往返，日复一日重复每一天，你可以清楚地预见到和想象中差不离的结尾。在这里我说是想象中的结尾并没有说理想中的结尾，是因为想象是包含理想的，而理想只存在于想象中。

回忆不一样，回忆在想象的加工下变得更加美好，仿佛是一种世外桃源，承载着年少时那份内心中最真实最朴素的美好。回忆终究是回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承载不了未来，启示不了当下，现在只是我打发时间的一种思想跑偏罢了。未来是一定会来的，只是值得我们思考一下的是，当未来来了时，我们当下身边的人和事，还在不在。

火车在安阳站被截停，可能是火车坏了，可能是铁路失修了，也可能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总之火车在安阳停了四个多小时，这四个小时里，我如坐针毡，再一次愤恨自己没有买一张卧票。

在等的第三个小时里，对面坐着要去沙河站的大爷开始崩溃，他饱含眼泪在座位上不断更换着坐姿，每次有乘务员路过他都会贴上去问什么时候才能走，每次他听到了同一句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隔座的一个大叔询问他为何如此着急，大爷从在跟大叔搭话的第三句就开始泪腺崩塌，从大爷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知道了他的女儿因为尿毒症住在了华西医院，他说没有钱了，回家搜罗搜罗看能不能再借一些，他已经在火车上坐了近三十个小时了，他有些熬不住了.....

大叔不住地劝他，其实大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劝。我们附近的几个人听着这样的故事都默不作声。我递给大爷一包纸一瓶水，大爷对我说，谢谢你，真的很感谢你，麻烦你们了，你们都是好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真不好意思。

在等的第四个小时里，车厢前排两个在石家庄站下车的两位女教师开始崩溃，她们质问一个例行路过的一个乘务员，憋闷并组织四个小时的凌厉语言打的乘务员不知道如何作答。为什么火车晚点没有提前通知？要等到多久？列车负责吗？我明天不工作了吗？发不了车就不能提前说让我们改签吗.....

乘务员一时不知所措，她叫来了她的领导，那领导一来，看到两位女教师的架势便放弃了解释的想法，他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直接呼叫了列车长。

列车长闻讯从1号车厢开始往我们所在的15号车厢，在这个途中，列车开动了。车长是个精健的中年男人。他尽力地做着解释，但两位女教师秉着为明天学生上课负责的态度依然激昂.....

列车开动后我像被拔了气门芯的轮胎，萎靡地瘫在座椅上，我把头靠着窗户，除了德尔斐神谕，我不再有任何思想。

现在是2021年9月21日晚上23点零七分，我所乘坐的K258次火车在晚点了一个半小时，于安阳站又骤停了四个多小时后终于发动。我全程默不作声，我在九十度的座椅上坐的很难受，同时心里很难过，但我并不是为火车晚点而难过。

今天是中秋节，我一晚上都没能看到月亮。